

# 他的画笔，蘸着哲学的墨汁

□郭小东

面对方唐的作品，观看是一种局促：并不复杂的画面，分裂为无数的整体。结果是，整体形成冲击并突破了画面，在毛边之外，构成另一个无边的世界。

即便有趣签，那题签也是另有其意，似乎文不对题。好处是，在看似对牛弹琴的时间里，形成一种冲突，正好机锋地回应了某些疑问，这质疑或怀疑主义的要旨，便是方唐的居心，艺术的居心。

所以，方唐的画，与其观看，不如阅读，用心，无须用脑。它本不是为着纯粹用脑观看而缺少用心来体悟的人创作的。

1 观赏方唐的画很容易，好看、怪异、鲜活，又有味道。够了。但读通方唐的画，却并不简单。它藏匿了太多东西，连最本质、最真实的发声也深藏不露。让看的人看好，让读的人有疑。这是方唐，一位有些快乐同时有些忧伤、有些乖张却不失克制、豁然明达但绝不苟且的大先生。

他的世界早已不是正的。圆的，偏的？无形的？抑或是蒸腾的气、无序的风？大失望里，又全是希望。所以，他快乐。他画作的倒置，错置，歪曲或邪恶，包括重重的调侃、揶揄，都在抗争着什么。又都在平复着什么。

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。与丰子恺的正形，与冰兄的错愕，与丁聪的幽默，华君武的辛辣，等等，方唐略不同。他是自由的、不羁

的。他不见于任何樊篱与规约，只听命于自己内心的奔涌。

他不卖画，不高攀，所以，他不必谄媚于时势，不必倾重于市场。他始终放眼于时风流弊，嬉笑怒骂，只需戏弄一下逻辑，已然志得意满，乾坤朗朗。

很少有见画家写画论的；写画论的，一般不会画画。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不太懂中国语文的画家比比皆是。创作与评论在同一个人身上，被割裂成两个互不融洽的部分。现代人这种德行，似乎并不太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要义。但方唐画画，写画论，写杂文、散文，居然还写小说，还出文集，洋洋大观，虚衔多多，这专家那学者的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艺术仍老而弥坚。

2 他的画作中，人物形体的各个部分，都局部地实现着各自的整体承担。换一种方式说，即局部的指向与边界是明晰的。在他的画里，眼睛就是眼睛，鼻子就是鼻子，它们各自分离，独立存在。可是，这些部分，一旦和别的边界或构件，化合或重叠，结合部分，或线条的延伸组合，就有了另一层意蕴，成了模糊的、不确定的、多义同时又暧昧的，并且具有逻辑推演的意义。它僭越了平常的审美和庸常的逻辑，进入他的画本伦理——属于方唐的艺术创作伦理，即万花筒效应。

有能力撼动人类心灵，去往

他的田野、广袤的远方，和声共鸣，这种画家、作家，不正是我们称为“伟大”的人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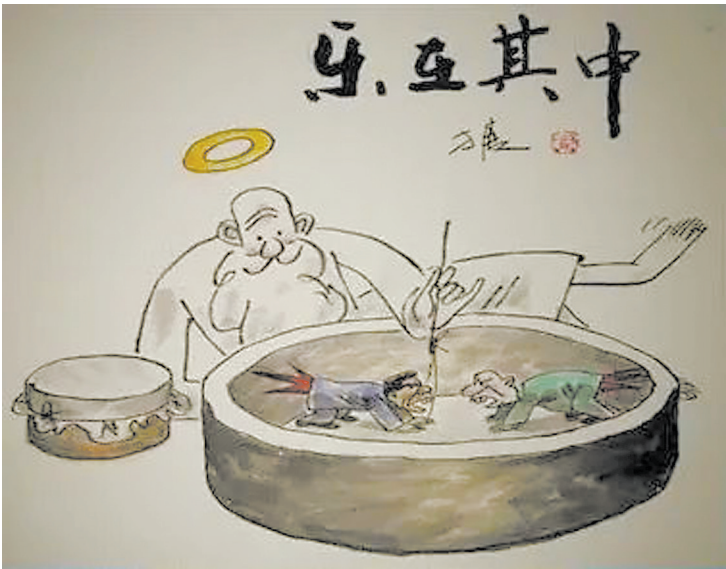
方唐晚年的画作，越趋于理性，越耽于思考，而且充满一种青春期才有的冲动，他看到了出世的狂狷，那种摒弃喧嚣的沉静之后，对贪婪与愚昧的刻薄嘲笑。它意味着艺术成熟和思想演算的高度，这是一种罕见的状态。

我一直以为，中国的美术土壤和美术教育，有太多工匠的痕迹。画画不是制作，所以技术为其次。比如，现代人画里的山水，并非自然所见的山水，更多是画谱里的，陈陈相因，似死在唐宋画本里。

3 方唐是画界的思想者，特立独行。他的画笔，蘸着的是哲学的墨汁。“后人类社会猜想”、生命数据、粒子波形式，这些全新的思维的指向与边界是明晰的。

行内人黑马说“百年之后也许人类会视他为先知”，“这位漫画家的大智慧，非常了得”。翻开《方唐文集》，各种最前沿的艺术理论，最前沿乃至实验性的先锋思维，是文集的主题。轻松而又老辣的论述，有种不容置疑的坚决与机锋。

我与方唐，同在羊城经年，多次在颁奖会上擦肩而过，各自捧了奖，别过。知他的画怪诞，却和他的英俊、亲和、简朴、轻松对不上



方唐《乐在其中》

号。画画的方唐和小说的陈树斌，甚至谈玄说奥的漫画家，互不相容。说他的画是漫画，不准确。不可归类的文本，是他的逻辑创新，新艺术思维的若干内涵，都本质性地扩张着。

在艺术上，划一意味着僵死，包括形式的完整与规矩。而分离，包括部分并不比全部少。这种观念，在现代绘画艺术中，是非常重要的实践。思想和技法均如此。方唐的线条，依笔意游走，轻重浊滞，拖拉曲折，平滑阻顿，了然一气，连直角也是圆方的，人体的自然主义线条，简约却灵动，是意味味的形式。所以，可以感受碎块之间的勾连，发现断裂的暗修，栈道就在观者心中。

4 如果把方唐的艺术世界，覆盖在现实中，那么，没有重叠的部分，便全是锐角。他的小品：在六合彩冲浪的少女、患了爱情恐怖症的大儒、为魔鬼抓痒儿的史学家、很有文采的初夜、和尚背后的鬼、给人类思想放进垃圾的作家……这些题签非庸常思维所能，直觉、冲动，没有老气横秋、游戏

现象，解构人生，浪荡着正儿八经的严肃。比如，“一个准备创造历史的精英”，是小品，更是滤镜，不是无关痛痒的发声。他自称是个“跑龙套的角色”。的确，只有大师，才配得上自轻自嘲的品格。

他的画，愤怒同时忧郁，并不疯狂。照理，这情同火火的气质，常常突出为疯狂，如梵·高。方唐是温和的，他的敢言和犀利，藏在烟热的忧郁中，结果常常是冷却的，像淬炼中的铁，烧蓝沉郁，却灼热非凡。他的漫画、小品、人体，以题签点睛，或干脆无题。他嘴角咧着的那一丝浅笑，活脱出他画作的全部精神。

每天，坐两站公交车，方唐从住所到工作室，一间简陋的出租屋，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，风雨无阻。我去过一些画家工作室，有大企业养着，四五百平方米的豪华画室，有茶歇、餐厅……可我知道，巴黎圣米歇尔广场上有家简单雅净咖啡馆的一个老式座位，海明威曾在那里写下不朽的作品。当然，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了，刚好百年。

“中国式梵·高”，贴切。方唐，一百年后再见。



德庆“吃船节”

□邵海明

我的家乡在有德庆“西伯利亚”之称的官圩镇沙旁片区，距离县城约40公里，海拔在300米以上。这里至今依旧流行着一个古老的盛大习俗——吃船节。

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四月十八期间的吃船节期间，当地的热闹更胜过大年。沙旁片区的29个村落近万名村民会按照抽签顺序开始“吃船”，热情好客的当地人会在自家设宴，款待来访的各方客人、亲戚朋友，连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都会被邀请进屋成为座上宾，尽显山人本色。

吃船节又叫姊妹节，据说这个习俗起源于清代康熙年间。以前生活艰苦，除了逢年过节可以吃顿肉，其余时日基本上都是青菜、杂粮为主食，日子过得唉声叹气，人人饿得脸有菜色。尤其是过年后的好长一段日子，适逢耕种时期，作物难有收成，农家人更是过得特别凄凉，俗称“三荒四月”。但是以苦为乐的农家人，生活态度仍是积极乐观的，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慰藉枯竭已久的肠胃。这个办法就是邀请自己的姊妹到家里来，这样总得说服家人弄顿好吃好喝的来招待。今天你到我家来吃，明天我去你家吃，这样不仅亲情升温了，肠胃也得到了安慰，大伙儿互相帮扶着，也可以底气十足地面对困难了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乡音《妙不可言，凉拌生葱》羊城派二维码

饼

伯

□刘业楠

老家小街入口处，有一对卖烙饼的老夫妇。每天下午三四点，待到孩童背着书包放学回家，家长带着孩子准备买一些晚间的吃食时，老夫夫妇的烙饼摊子就已经准备就绪。一个巨大的、竹条编织的饼筐，里面叠放着一张张厚重的、冒着喷香热气的烙饼，筐外再压上厚厚的棉布，确保饼子的温度不会流失。有顾客来时，说声要几块钱的饼子，老伯就会熟练地掀开盖，用木夹夹出一块饼，“呼”一声丢给老妇。妇人会用秤杆称好饼的重量，多退少补，商量好价格后，老伯就会高高扬起他的切饼刀，“咔咔”几声，将饼切成大小不一的块块，好让人装进袋中。

我家也常在那买饼。不为别的，就为那烙饼有一种别家都没有的麦香。烙饼伯伯曾骄傲地跟我爸说，他家有别家都没有的专用吊炉，用了几十年，所以烙出的饼子，外皮焦香，饼心绵软。许多人都是冲着这“一口香”来光顾，嘎嘣一脆，踏实、过瘾。

和大人们爱吃脆皮相反，我喜欢吃绵软的饼心。每次买了饼，我总喜欢揭下饼皮留在袋中，

喜滋滋地品尝饼心，不费牙，且香甜。爸爸总笑着说我和别人不一样，并叮嘱我在外面绝不可如此，不爱吃的东西也绝不可撕下来丢在一旁。我慎重地点点头。

因为爸爸接我放学时经常光顾饼摊，久而久之，饼伯就认识了我爸，也认识了我。每次购买，不必说要多少元的饼，饼伯就能准确地切好饼子，套袋给我爸带走。有趣的是，饼伯总会专门再挑出一块新的饼，专门从饼角切下一小块：“饿了吧？现在就吃吧！这是角，三面都是脆皮，有劲，还香！”

我尴尬地接过饼角——长溜溜地一条，皮多，瓢少。我很佩服他的刀法，是如何绕过饼心，切下了那么多脆皮。可我偏不爱吃脆皮，连一面脆皮都不爱吃，何况是三面？爸爸一面说“快谢谢伯伯”，一面掏出纸币和妇人找零。于是在饼伯热切且期盼的眼神中，我牢记爸爸“在外不爱吃的东西也可以丢在一旁”的教育，矜持地咬了一小口。

虽然很热，但真的很硬，咯得牙痛。

饼伯的眼神更期待了：“是不

是很好吃？”

我努力地忽略牙痛，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好吃。”

饼伯满意地笑了起来：“下次来买，还给你切！”

我的笑容顿时僵硬在脸上。

果然，一连好几次，买饼时，饼伯都会专门切下一个角，用塑料袋包好，递到我的手中。心情好时，我会“表演”一下咬饼子，让饼伯十分满意；心情不好时，我会把饼角裹裹，装进口袋：“我带回家去吃。”这时，饼伯就颇为遗憾：“塑料袋捂皮了（热气凝成水珠会打湿饼皮），就不脆了！”我无比尴尬，赶紧催爸爸快点骑车离开。

为了避免彼此的尴尬，如果哪天要买饼，每次骑车快到路口时，我总要求提前下来，缓缓地走过去。我是想趁着烙饼夫妇没有注意到我，从拐角溜进巷子内走一段，再坐上爸爸的车。但回家路上，爸爸有时仍会说：“大伯还问你，今天为什么没一起来呢！”我尴尬无言。回到家打开饼袋，依旧会发现，有一个小小的饼角躺在袋子中。就听爸爸说：“那是大伯特意切小的一个角，说是专

门给你吃的。”我更尴尬了。

后来有一天，爸爸说今晚吃饼。我像往常一样从后座跳下来，悄悄地朝巷口移动。可是越移动越不对劲：今天巷口的身影，没有以前那么挺拔，而是一个瘦小、精干、年轻的男人，正在挥舞着切饼刀忙碌。

这一次我没有从他们身后绕走，而是踱到了饼摊前。爸爸正好在一边付钱一边闲聊。原来，饼伯生病了，今天是他儿子来帮忙卖饼。老妇看到我后，开心地说：“呀，丫头今天也来了！”我喊了一声“大妈好”，就站在爸爸身边，看饼伯的儿子切饼。饼伯儿子看了我一眼，冷冷的，没什么温度，把饼装好后递给爸爸，随即就开始收拾案板。

坐在爸爸的后座上，我特意打开了袋子，饼子凌乱，大小不一，像一袋七巧板。我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今天没有那个饼角呢！”爸爸不以为然：“嗨，你不是不爱吃角嘛！”我默默地扎上了袋子。我很想说觉得缺了点什么，但那时小小的我，也说不出缺了什么。

再后来，不知是不是因为长

大了，吃过的好东西越来越多，学业也越来越繁重，我的心思早不在食物上，渐渐地，烙饼也不觉得那么香了，而饼伯也再没出现在巷口。换了一个人是妇人在卖饼，爸爸买饼，也不再闲聊。

当求学的我离开了故乡，又由于家里房子拆迁，一连好几年，我都没有再回去原来的地方。直到有一年过年，我开车路过那个地方，隔着窗户，竟然看到了一对熟悉的身影，熟悉的热气腾腾的竹筐、棉布罩。我赶紧对一旁的爸爸说：“是以前那个脆角饼哎！”爸爸说：“是啊，你吃吗？”我说：“吃！”

于是我们找了个地方停车，来到了那个熟悉的拐角，熟悉的饼摊前，还是熟悉的香味。买饼夫妇认出了我爸，高兴地攀谈。饼伯也看见了我，还是笑容满面。时光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皱纹深深地显现，白发从发丝间难以掩饰地显现出来，身型也不再挺拔，动作也变得迟缓。他说我长大了很多，女大十八变了，随后选了一块热气腾腾的饼，低着头，努力切出

规矩的模样。

我试探性地问一句：“最后的角切小一点吗？”

饼伯抬头，笑咪咪地问我：“还想吃角啊？”

我笑笑，点点头。

最后一刀，饼伯切出了一个漂亮的角，和童年时的一模一样，长溜溜的一条，皮多，瓢少，依旧是我佩服的刀法。

饼伯用塑料袋精心包好递给我。为了不让我饼伯惋惜脆皮变软，我随即咬了一口。还是那么的咯牙。饼伯笑着问我：“好吃吗？”我说：“好吃！”大家都笑了起来，说我一点儿也没变。

我没想到，这一次离开那饼摊后，老家巷子便全部翻新了。之后回老家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烙饼夫妇。回忆起来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与年纪。新街干净得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一样。烙饼夫妇的模样，和那再也无处可尝的饼香，也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淡忘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我很想留住他们，却留不住啊。也许有些画面，只能用来道别，就像我那遥远的故乡。

自我调适

勇于面对 调整心态  
积极乐观 拥抱生活

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